



【洛阳卷】

MEIREN
MOULIN

柳暗花溟

著

美人谋律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【洛阳卷】
MEIRIEN
MOULY
美人谋律
柳暗花溟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美人谋律. 洛阳卷 : 全2册 / 柳暗花溟著. -- 哈尔滨 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4. 6
ISBN 978-7-5317-3301-0

I. ①美… II. ①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19134号

美人谋律. 洛阳卷 (全二册)

策 划 / 北京记忆坊文化
作 者 / 柳暗花溟
责任编辑 / 王金秋 牟国煜
特约编辑 / 张才曰
封面绘图 / 画 措
书名撰写 / 沈 志
封面设计 / 80零·小贾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 /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邮 编 / 150080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印 刷 /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/ 670×970 1/16
印 张 / 38
字 数 / 750千
版 次 / 2014年7月第1版
印 次 / 2014年7月河北第1次印刷
定 价 / 59.80元 (全二册)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3301-0

目录

001 / 第一章

019 / 第二章

041 / 第三章

064 / 第四章

082 / 第五章

105 / 第六章

141 / 第七章

160 / 第八章

183 / 第九章


199 / 第十章

224 / 第十一章

239 / 第十二章

259 / 第十三章

284 / 第十四章



第一章

一场秋雨一场凉，九月的幽州范阳县已有瑟瑟之感。

趁着晌午时分的丝丝暖意，春茶蘼歪在靠窗的榻上看书。阳光透过窗纸晒在身上，让她不由有些昏昏欲睡。

这时，她住的西厢门帘一挑，继母徐氏与她的贴身丫鬟小琴急吼吼地走了进来。

因为正迷迷糊糊的，春茶蘼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窝在被窝中没动。小琴见了，立即不满地低声道：“大小姐好大的架子，见了母亲也不起身行礼，自己躺得舒服，倒叫长辈站在一边等。”

春茶蘼还没回话，以八扇屏相隔的里间就跑出个十二三岁的小丫头，像母鸡护小鸡似的站在床前，半点不怯地冷笑道：“这话说得倒奇了，要不是亲家老太太多事，我家小姐能病了足足三个多月吗？如今才能勉强下地，起身猛了都还眼冒金星呢。且太太还没说话，你一个奴婢不知道体恤主家小姐，还要撞掇着挑刺儿怎么着？还有，你扶太太进屋前也不言语一声，就这么直闯进来，打量着抓贼呢？”

小丫头名叫过儿，是春茶蘼的贴身丫鬟，刚才正在里间收拾东西。

小琴登时大怒，“过儿，还有没有点规矩了？你也太泼了！一个丫头，小小年纪，在当家主母面前放肆，活腻味了吧你！”

“我可不敢对太太不恭敬，就是看不得人狐假虎威罢了。再者，老太爷有话，虽是住在一起，但大家各过各的。若要教训我，或是打死发卖，自有老太爷和我们小姐做主，还轮不到你说话！”过儿嘴上说得厉害，手上却轻轻扶了春茶蘼一把。

春茶蘼借机坐起，因为床边满满当当站着三个人，她也没法下去，只在床上略施一礼，大方地问：“不知太太这么急着找我，可有事？”

继母徐氏才年方二十，只比她大六岁，况且徐氏进门的原因实在不怎么光彩，所以那一声“母亲”她实在叫不出，只和过儿一样称呼一声“太太”。

徐氏本来气得脸都涨红了，但听春茶蘼一问，立即想起自己来这儿的原因，脸色又转为煞白，急道：“茶蘼，不好了，你爹让人告了，已经被拘去了衙门！”

“啊？怎么回事？”春茶蘼大吃一惊。

徐氏的脸像开了染坊，又红又白。她本就是个蔫了吧唧的性子，这时候更说不出话，只朝身边的小琴猛使眼色。

小琴没办法，嗫嚅道：“有个女人……告老爷意图……意图……奸淫……”说到最后两个字的时候，声音比蚊子哼哼大不了多少。

但就是这样小的声音，却如同在春茶蘼头上响起晴天霹雳，登时让她慌了神，差点从床上跌下来。这事要发生在别人身上，她会很理智，但是关心则乱，现在事情发生在她爹身上，她的心不由乱成了一团。

早上出门时还好好的，这简直是飞来横祸！

但转瞬，她心中便升起一个坚定的信念——这绝对是诬告！

她家老爹春大山正是男人三十一枝花的年纪，长得帅气不说，又有这年代的女人最爱的健美体格，人品更是杠杠的。所以，说有女人想要强了她老爹，她信，但说她老爹犯下强奸罪行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！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派人去衙门细细打听过了吗？”春茶蘼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

“派谁去啊？”小琴抢先道，“老太爷押送人犯到岭南，这一来一回，能赶上老爷十一和十二月集中兵训前回来就算快的了。偏犯事的是老爷，家里再没顶事的男人，我们太太是妇道人家，我又是个没用的，哪能上公堂？就算吓不着，传出去名声也坏了。”

过儿怒极反笑，“喏，这话说的。妇道人家上不得公堂，我们小姐还是未出阁的大闺女呢，难道就上得不成？同为奴婢，你是没用的，我比你还小四岁呢，哪里又是个顶梁之人？”

春茶蘼拉了一把过儿，低声道：“事关我爹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吵？”

过儿嘟着嘴不说话了。

春茶蘼问：“门上的老周叔呢？”

“刚才隔壁的何嫂子看到你爹被带进衙门，打听了事由，急急跑来告诉我。我一急，就派老周头去给我娘家送信了。”徐氏愁道，“我娘家在西边涑水县，一来一回最少三天，就怕烦请说项的人赶不及。”

过儿闻言撇了撇嘴，春茶蘼也不由暗暗皱眉。

她这位继母徐氏虽已嫁作春家妇，但凡事特别喜欢扯上娘家。其实，真正的名门望族对儿孙后代的教育往往是很严格的，就算也有纨绔，至少大事小情上拎得清。反倒是发了财的小门小户，会教养出不知所谓的儿女来。

徐家正是如此，徐氏未嫁之前娇生惯养，模样生得还算不错，生活能力却非常低下，除了风花雪月，什么也不懂。而她的娘，也就是过儿口中的亲家老太太，却是个凡事都要插一手的人。而且说是老太太，也只是依着春茶蘼的辈分叫的，其实也就四十岁。这样一个精力旺盛、为人强势、控制欲超强的商家中年妇女有多么惹人厌，用脚趾头也想得出。

“怎么办哪，茶蘼？”徐氏泪汪汪的，“若你爹给定了罪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她抽出帕子就要哭，唬得春茶蘼连忙劝道：“我爹还只是被收监，哪怕今天立即就审一堂也没关系。依《大唐律》，必过三堂才能判决，而且必须是隔一天审一堂。除非是录囚的上官来本县，时间上不太够，才能一天三审。也就是说，不算今天，离最后的判决至少还有四天时间，还有转圜的余地。”

徐氏和小琴一听，登时愣住，都难以置信地望着春茶蘼，不知曾经文静温柔的娇儿女怎么会突然如此了解衙门和官司的事。过儿却心中了然，小姐养病三个月，把那本残缺的《大唐律》都翻烂了。她时常劝小姐仔细眼睛，若是实在闷得慌，还不如背背诗，作作画儿呢，没想到今天居然派上了用场。

“你说的可是真的？”徐氏有点不相信，“没哄我吧？”

春茶蘼用力点头，“那可是我爹，我哪能胡诌？”春大山若陷在牢里，甚至丢了性命，徐氏大不了和离或是当寡妇。这个年代的礼教对女性并不严苛，并不阻止妇人另嫁，何况徐氏那个极品的娘早就看春家不顺眼，巴不得领女儿回娘家，那时，徐氏自可奔着新前程去。可她呢？爹就一个，换不了。祖父的儿子也只这一个，更加换不了。所以，她比徐氏更紧张春大山，也更介意这桩莫名其妙的案子。

听到春茶蘼的保证，徐氏轻吐一口气，拍了拍胸口：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娘家一定来得及叫人过来。到时候无论花多少钱，不管怎么打点，好歹也要让你爹平安回来。”

“话不是这么说的，还是要尽早想办法。至少，不能让我爹自己上堂。”春茶蘼皱眉道。这个年代，问案时用刑是合法的，哪讲什么人权？春大山犯起拧来是个死硬的脾气，审一堂就屈打成招还不至于，可自家老爹挨打，徐氏难道就不心疼？再者，父亲是军籍，司法管辖权混乱，如果县里审完了，军中再把父亲提溜去补打一顿怎么办？

“一屋子妇道人家，有什么法子好想？”徐氏闻言又要哭。

春茶蘼心中厌烦，转过身不看徐氏那张让人冒火的脸。她最不喜欢徐氏这种人，遇事不是先冷静下来想想该怎么做，反而想的是找谁帮忙，凡事都要依赖别人。

徐氏目光短浅，只是要把丈夫救出来，以后长长久久地守着她就行，没有顾及及其他。到底徐家是涑水首富，拿银子上下通融打点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还是办得到的。反正，罪名只是“意图”奸淫，就是说并没有实现。可春茶蘼却认为，一定要还父亲一个清白才行。不然，难道让父亲一辈子顶着这不清不白的罪名吗？她做事从来力求不留后患，因为“后患”都是“无穷”的，如果被有心人利用，不知道会生出什么可怕的结果来。况且美貌老爹才三十岁，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，以后说不定还能升几级官呢，不能让他的前程被这样的隐患给毁了。

“那不如这样。”春茶蘼想了想，当机立断道，“麻烦小琴跑一趟临水楼，请方老板娘派个机灵点的伙计先到衙门去打听打听，得了准信儿，咱们心里也好有个谱。过儿，马上帮我更衣梳头。下晌有晚衙，万一衙门叫咱们家的人去应对呢，省得到时候慌神。”说着，春茶蘼掀被下床，硬是从人缝中挤出地方来。

可才一站起来，她就觉得眼前发黑，金星乱冒，幸好过儿用力扶住了。过儿生得瘦小，好在手脚麻利，劲儿也大。但她这身子也太体虚气弱了，得空必须改善一下。

徐氏却赌气道：“不行！临水楼的老板娘可不是什么好人，名声更差，咱们平时都要绕着她走的，不敢沾惹她这狐媚子，现在还要主动上门求她？”

“太太，您到底还不想救父亲？”春茶蘼忍着怒气，冷着脸道，“春家是军籍，祖父是衙门的差役，父亲还是队副，若犯的是小事，上上下下好歹有几分薄面，断不可能直接叫人拘去衙里。若是大事，就必须尽快打听到事情的前因后果，好做应对。左邻右舍的人全是兵丁，不敢招惹是非，能求的也就是方老板娘而已。这时候避嫌，难不成让父亲被人诬陷了去？”

徐氏抿着唇，露出她那又蔫又犟的标准神色来，挣扎了一会儿才极不情愿地对小琴说：“你快去快回，把姑娘的话带到了，别说些有的没的。”

她发了话，小琴自然不能违背，但临走时仍然嘟囔道：“平白给那贱人接近老爷的机会。哼，倒不知道大小姐什么时候懂得官司的事了。”声音不大，却绝对能让屋里的人都听清。

徐氏有些尴尬，不等春茶蘼再说什么，绞着帕子就出去了。过儿气得直跳脚，“您听那个贱婢说的什么话？全身上下就那张嘴利索，平时干活儿怎么慢吞吞的？还好意思说人家临水楼的老板娘，自家主子是什么……唉！”她到底说不出口，只恨恨地跺了下脚。

“行行行，别气了，小小年纪就养成个事儿妈脾气，可怎么得了？”春茶蘼哄道，“事有轻重缓急，都这个节骨眼儿了，你还和她打什么嘴仗，把我爹从衙门里捞出来要紧。”

过儿性格泼辣，嘴上不肯吃一点亏，但对自家小姐和老太爷都忠心耿耿。此时

她虽然气得咬牙，却哼哼两声就忙活起来。

借着这个工夫，春茶蘼强行把心静了下来。犹豫片刻，她最后还是选了男装打扮，身上穿着清爽利索的天青色圆领窄袖胡服，配黑色裤子，脚下是舒适合脚的平底布鞋。一头长发梳了髻，戴上黑色幞头。本朝民风开放，女子穿胡服上街，甚至纵马游玩也是平常。

本朝国号大唐，当今圣上姓韩，是第二代君主，年号庆平，定都长安。大唐之前，中原广袤的土地曾经被匈奴人占领过一百余年。现下正是庆平十五年，南方还好，北方则是胡汉杂居。不过韩氏取得天下后并没有搞种族清洗，风气基本算开明自由，只是胡人的地位低下些就是了。匈奴人退回到阿尔泰山脉后，内部政权分裂混乱，阿史那部自诩正统，不时骚扰大唐边境，幽州就成了北方边疆的军事重镇。

至于小环境么，春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，不是朱门绣户，却也吃穿不愁。尽管在社会地位上，军籍比不得民籍，良民甚至不愿意与军户联姻，父亲春大山却好歹是个小队副，折冲府最低级的从九品下阶的武官。祖父春青阳是县衙大牢的差役，属父子相传的贱业，但大小算得公门中人。

春茶蘼的亲娘白氏早死，祖父和父亲都把她当眼珠子疼。春大山生得好，却硬生生没有续娶，更是连妾也没讨一个，生怕女儿受了委屈。就算后来娶了徐氏，也是因为有了首尾，才不得不将她抬进门。另外，春家子嗣单薄。春青阳这一辈虽有三房兄弟，但春大山这一辈就他一个男丁，膝下更是只有她一个女儿。

“小姐，您说老爷这回……会没事吧？”帮春茶蘼系好革带，挂上香包，过儿担忧地问。

“还不知道。”春茶蘼摇摇头，“但我爹必不会做那种事，难道你不相信？”

“我当然相信老爷！”过儿坚定地说，随后小脸扭成一团，“就是这世上屈打成招的事情太多了，咱们范阳的县令人称‘张糊涂’，可不敢指望他能为民做主。”

春茶蘼失笑。

这三个月，祖父和父亲天天把她当小猪养，她病床上无聊，缠着祖父讲了许多县衙的事，还从主典那里借了本残缺不全的《大唐律》来翻阅。大概是天生喜欢，别人觉得枯燥，她却看得津津有味。虽说她的兴趣从诗词歌赋突然转到国家律法上，性格也由沉静变为活泼，令家人生疑，但她是谁？凭着能把黑的说成白的，把死的说成活的，身边人完全信任并接受了她的转变，并且还更喜欢她了。同时，她也知道了一些内幕。比如县令本名张宏图，其实他也没什么大的恶行恶迹，就是为人好大喜功，偏本人又是竹子和木头的结合体——笨，所以，如果表面证据确凿，他很可能被迅速并彻底地蒙骗，做出昏庸的判决。要知道，一个昏官对百姓的伤害和打击并不比一个贪官弱多少。

那么，到底有什么确凿的证据，让张宏图没有丝毫犹豫，将春大山直接拘拿下监呢？如果证据很充分，那设计陷害的可能性就更大了。毕竟，若没有预谋，以及详细的事前准备，不可能面面俱到。若真是如此，是谁在陷害春大山？那人又出于什么原因，要达到什么目的？

府兵们都是住在一起的，春家邻居都是府兵家庭，彼此间守望相助，加之春青阳父子为人厚道、乐于助人，也不曾得罪权贵，不管是军里，还是衙门，平时人缘都挺好。不过，父子二人为人正派，不懂巴结上司，升迁很慢，以至于春青阳在县衙大牢苦熬了三十年，如今已四十八岁了，却连个典狱官也没混上，就连押解犯人这种苦差事也得亲自去办。不过，不会媚上踩下也不至于遭到这样恶意的陷害吧？要知道，依《大唐律》，强奸罪处流刑，强奸致人折伤处绞刑。若罪名成立，罪过是很大的。

而范阳折冲府的府兵每旬练兵两天，在家务农八天，每年十一、十二两个月再集中兵训。而幽州是军事重地，不必到京师宿卫。今天是这轮休息的最后一天，她家老爹大早上就神秘神秘、兴冲冲地出门去了，显然有什么好事发生，但绝对不是去犯案。否则，他也不可能对着女儿露出一脸“等爹好消息”的神情。若说是临时起意，那她家老爹得多饥渴、多种马、多不是人，才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那等兽行？

“你去前面，看看可有消息传回来。”春茶蘼在屋里转了一会儿，吩咐过儿。

“是。”过儿立刻出去，但没过片刻，却有争吵声传来。

春茶蘼叹了口气，快步出屋。这个家怎么就不能安生呢？

春家家境小康，但在低级武官和军士混住的地段，春宅算得上数一数二的豪宅，四合院式的青砖大瓦房，门前有棵大枣树。本来只有一进，但用土墙分隔成了内外两部分。外门处很窄，东边的庖舍归老周叔住，西边堆放杂物。内院正房三间，一明两暗，是春青阳的屋子。东次间是卧房，西次间平时上锁，放着春家的贵重东西，明间则是全家会客和吃饭的厅。内院的院子挺大，西厢有一大一小两间房。大间以八扇屏分隔，里面是春茶蘼的卧室，外面则是她看书、做针线的地方，小间则是过儿的住处。紧挨着西厢房的，是间宽敞的厨房。东厢也是一大一小两间，归了春大山和徐氏夫妇。旁边的小东厢是小琴住着，另外还存放着徐氏的嫁妆。

此时，争吵声就是从外门庖舍那边传来的。春茶蘼出门探看时，正巧徐氏也听到动静，从东屋里走出来。但一见到春茶蘼，她迈出门槛的一条腿立马又缩了回去，摆明了让她去处理。

春茶蘼不由暗中摇头。徐氏不仅性格内向，而且为人糊涂。她嫁到春家，就和

他们是一家人了，不管有什么想法，直接说出来就是，偏她扭扭捏捏，问上半晌也不吭声，只沉着脸在那儿赌气，看得人窝火；若逼得急了，她就哭哭啼啼，摆出娇怯怯的样子好让春大山怜惜。况且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她还有心思避嫌，任两个丫头在外门那儿吵翻天，就跟没她事儿似的。

“过儿，你什么意思？难道我就不担心老爷吗？”春茶蘼走到内门时，听到小琴怒问，“但再怎么着，规矩礼仪也不能乱，闹得像市井人家似的！”

“你少拿规矩两个字压我！”过儿冷哼道，“这都火烧眉毛了，你摆什么谱！不知道的，还以为徐家是侯门第呢，也不过就是商家，有两个臭钱而已。”

“商家也是良民！还是有钱的良民！”小琴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轻蔑，“春家却是军户，世代承袭，老太爷还是在衙门做事的，将来如果家里丁员不足五人，后代连科考也不许的。我们徐家肯把女儿嫁过来，算是下嫁！”

“切，少说得情深义重。说到底，太太还不是贪图我家老爷的美色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说你没规矩，你果然撒泼，可见你就是个没教养的野丫头！”

“规矩？你还敢跟我说规矩，徐家要是真格讲规矩的，太太也不会这样进了春家，亲家老太太更不会凡事都要插一脚，到处瞎掺和！”

“闭嘴！”春茶蘼低喝一声，同时迈步走到外廊，发现外门还关着，倒不至于让邻居们看了笑话。

“平时倒没看出来，原来一个个都是有本事的，竟敢背后编排起主家来。”春茶蘼冷冷地把目光定在小琴身上，“什么良民军户，什么春家徐家，什么上嫁下嫁，也是你一个丫头敢多嘴的？你既随你家主人进了我春家的门，便生是我春家的人，死是我春家的鬼。即便是想被放出去，也得看我春家点不点头！怎么？如今你是太太跟前得力的人，也想着当家做主吗？”

不知是不是心虚的缘故，两个丫头都觉得春茶蘼板着小脸的模样真有些令人害怕。小琴更是冒出一个念头：小姐自从从山上滚下去，伤了脑子，在床上躺了足足三个月，脾气倒变得硬气多了，突然就不好惹了，也不好糊弄了。想到这里，小琴登时慌忙跪了下去，哆嗦着声音辩解道：“小姐，奴婢该死，往后再不敢多嘴了。”

“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春茶蘼勉强压下了火气。她本是个精明强干的，的确很好斗，也没什么容人雅量，但此斗非彼斗，上堂就像上战场，拼的是实力、勇气和智慧，而不是内宅这些鸡毛蒜皮的烂事。再说了，她虽然擅长打官司，也总是能通过只言片语抓到别人的弱点，可她又实在不擅长人事斗争，也很不屑于此。而且，春家小小一户人家，三主三仆，总共也才六口人就这么多矛盾，若是生在高门大户，那她岂不是要累死烦死？而且，她现在可没心思管这些。

“刚才小姐让奴婢找人帮忙，奴婢已经去了临水楼说项。”小琴低着头道，“方老板娘即刻叫了小九哥去衙门打听，说好一会儿就送信儿来。偏过儿等不得，

要亲自去看看。可是，已经托了人的，还要三番五次地催促不成？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，这让人家怎么想？奴婢不让她去，她不听，所以三言两语就吵嚷起来。是奴婢不好，扰到小姐了。”

小九哥是临水楼的伙计，与春家相熟，是个机灵的十六岁少年，很得方老板娘信任。如果是派他出马，这说明方老板娘很关注这件事。

“今天家里有事，你的错处先记下，回头再罚。先下去侍候太太，这里的事交给我。”春茶蘼瞄了过儿一眼，却没有责备。

小琴虽不服气，却到底没敢再说什么，气哼哼地施了一礼，快步走了。

春茶蘼这才板起来脸道：“过儿，你这个心里不藏事，嘴上不饶人的脾气可得改一改了。”

过儿知道自己冲动之下说错了话，低着头道：“请小姐责罚，奴婢就是怀疑她们主仆两个阳奉阴违，根本没去找方老板娘，所以才要去看看。”

“我知道你心急，我爹出了事，难道我不急吗？可你也不能嘴上没个把门的。”春茶蘼低声教训道，“太太进门虽不光彩，知情的人却只有我们两家，如今你嚷嚷出来，虽说丢了徐家的脸，可难道我爹脸上就好看，春家就有脸面了？再者，你倒是一时痛快了，但小琴不会把这话告诉太太吗？太太知道后，自然怨恨你。她到底是当家主母，若她存心要辖制你，你为我办事就会事倍功半，耽误我的工夫。她若糊涂起来，把怨恨加在我头上，会以为是我这个女儿给她这个继母暗中下绊子。到时候会家宅不宁就不说了，以后她不断在我爹面前哭诉，我爹这么疼我，舍不得责骂我，到头来岂不是让他两面为难，受夹板气？还有，亲家太太不是个省油的灯，太太又什么都跟她说，她不会怪自己女儿不会管教奴婢，却会认为我们春家人联手欺侮她徐家女。等老太爷回来，她夹枪带棒的一通难听话，还不是得他老人家听着？”

“奴婢错了，没想这么多。”过儿垂头丧气，是真的后悔了，“奴婢真的错了，就是一时忍不住。”

春茶蘼觉得有些无奈。过儿年纪虽小，却是个爆炭脾气，必须要磨一磨了，不然自己以后有事倚仗她，忠心虽然不用担心，可她被人略刺激一下就不管不顾，就等于在自个儿身边埋了个炸药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过儿对徐氏这么不客气，固然有骨子里的轻蔑，但主要还是因为徐家老太太的所作所为太不像话。再者说过儿的怀疑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，以徐氏的脾气，不夸张地讲，就算家里着了火，她也得先给娘家送信，问她娘是先救东屋还是先救西屋。

“算了，以后你不管干什么，都先在心里数上五下，等不冲动了再说话做事。”春茶蘼点了一下过儿的额头，“现在罚你面壁，本小姐亲自在这儿等小九哥。”说完，她从杂物间搬了个小凳子，就这么直眉瞪眼地坐在了内门和外门的夹

道上。

她心急如焚，却足足等到未时中，门外才传来敲门声。她本来就不像旁人一样受规矩束缚，思想开放，又生在风气开放的年代，虽然祖父宠，有丫鬟侍候，却到底没那么多规矩讲究，情急之下，自己打开了门，倒把临水楼的小九哥吓了一跳，连忙施礼，“春大小姐好。”

“进来说话。”春茶蘼一闪身。

小九哥是个机灵的，知道此时春大山被抓到衙门的消息已经传开了，不知有多少好事人正盯着这宅子，当下也不多话，快速进门。

那边过儿才要跑过来，又想起小姐的吩咐，在心里飞快地数了五下，便过来拉住小九哥的袖子，着急忙慌地问：“我家老爷那边，到底情形如何？”

过儿又犯了急脾气，不过春茶蘼更急，也顾不得许多，直接问道：“告诉者是谁？可有人证物证？今天过堂了没有？我爹如何辩称的？受刑了没有？结果是什么？”

“告诉者是镇上前街的一个年轻寡妇，倒也有几分姿色。人证、物证俱在，下午已经过了一堂，春家老爷喊冤，声称绝无此事。没动大刑，但挨了十杖。”小九哥口齿伶俐，说得清清楚楚，春茶蘼的心却渐渐沉了下去，因为她闻到了阴谋的味道，这案子表面上听起来毫无破绽，在她的眼里却是漏洞百出。现在，她已经能断定是有人要陷害春大山，幕后人为此还下了大功夫，徐氏那种私下了结的手段是行不通了。这场官司已经不能回避，而是必须打！

因为自身的喜好，她之前和祖父聊过关于刑律和诉讼的问题。祖父告诉她，大约千年前已有状师的鼻祖出现，后来的追随者多是运途不畅的士人、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吏人、衙役宗室的子弟，以及胆大的豪民。状师的地位和名声都不好，甚至可以说是神憎鬼厌，在普通人眼里，状师全是挑词架讼的讼棍，而不是以法维权的帮手。而大唐自开国以来，重视以律法治国，所以状师也成了一种职业。但同时，大唐更重视道德教化，主张德主刑辅，礼法结合。所以，状师在现在还是恶棍的代名词。而虽然律法没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女子担任状师，虽然春茶蘼很愿意，却仍然不能，因为这事关名声，祖父和父亲都不会同意的。

因此，当务之急，是必须尽快请到一位比较好的状师才行！

“过儿，去屋里拿五两银子，跟我去衙门一趟。”春茶蘼深吸一口气，做了决定。

“小姐，您不能去！”过儿一听就急了，“那是什么地方，传出去名声就坏了！”

“你别管那么多，我自有分寸。快去！难不成你要我自己去？”

过儿见春茶蘼目光坚定，不容拒绝，就知道她说到做到，必是拦不住的，跌

了跺脚就跑进去了。小姐自从转了性子，就是个说一不二的，与其放小姐一个人乱跑，倒不如她随时跟着。

小九哥在一旁听着，不禁有些瞠目结舌。诚然，春家现在确实没有男人在家，但若要在外奔走，怎么也得上徐氏吧，没想到现在竟让个才十四岁还没出阁的小丫头出马，就连银子，也得她自己出。

春茶蘼也知道小九哥的疑惑，但是自家事自家知，徐氏根本就是个担不起事的，手上也没有现银。徐氏的娘不忿闺女嫁给一个带着孩子的鳏夫，又生怕徐家的银子被春家花，亏了自己的女儿，所以嫁妆虽然看着挺多，其实没什么值钱的。而且，为了防止春家占徐家的便宜，都是徐氏花一个，她娘给一个，没有余额，她平时带给女儿的吃用东西，也只能徐氏用，别人却沾不到光的。这样行事，那位亲家老太太也不怕女儿被婆家厌弃，偏春氏父子是厚道的，也从不贪徐氏的嫁妆，倒还真没有为此而为难或是看轻过她。

大唐的物价和工资水平，春茶蘼是算过的。一两银子是一千文钱，春大山是从九品下阶，月俸正是一两，春青阳属于吏人，工钱也有约莫一两，再加上分到春家的几亩耕地，足能维持小康之家的生活，还略有盈余。不过，春茶蘼的私房钱却来自白氏的嫁妆收益——临水楼的房契地契都属于白氏，年租有三十五两，春氏父子全给了春茶蘼自用，家里从不曾用过分毫。临水楼共上下两层，本是镇上最好地段的门面，但在方老板娘开酒楼之前，店面常有租不出或者租金很低的时候，再加上春茶蘼生病时花费了不少，现在她还有大约二百两的存银。虽说她也算是个小富婆了，可惜这场官司一打，不知要扔到水里多少呢。

很快，过儿揣着银子跑了出来。再看东屋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估计这时候徐氏正烧香拜佛，祈祷她娘家快来人，好解救她的夫君。

“春小姐，且等我把马车赶过来。”小九哥拦道，“这里虽然离镇上不远，走路却也要一个时辰呢。”

“你驾了车来？”春茶蘼喜道。马车在大唐是比较昂贵的交通工具，速度比较快，富裕人家才用得起来，普通人则乘坐驴车或者牛车。而本朝的衙门都是卯时开衙，中间午休时间相当长，申时未闭衙，至于当日是放告还是听审，会在衙门前挂上牌子。这个点儿出门，时间确实比较紧，但有了马车自然就不一样了。

“我们老板娘吩咐的。”小九哥道，“她说了，恐怕这几天春家要用人，来来回回的，出门没车也不方便，叫我暂时不用上酒楼了，就在这边伺候着。若有什么事，春小姐直接吩咐我就行。”说着，快步跑走了。

“方娘子多好个人，真不知老爷为什么没有娶她。”过儿低声咕哝。

春茶蘼瞪了她一眼，心中却深以为然。患难见人心，且不提春家与临水楼的租赁关系，也不提方娘子和春大山的交情，就是人家想得这么周到，惹了官非不避

嫌，就足见其心。不过她不是婆婆妈妈的人，先大大方方收下这份心意，以后再还就是。

片刻，小九哥赶了车过来。春家惹了官非，早就有好事之徒盯着，所以不管多么小心，被人指指点点是免不了的，春茶藤干脆当他们不存在，目不斜视地上了车。

“果然日久见人心。”过儿摔下车帘，“平时里倒还热络，现在春家有事，一个个唯恐避之不及。这倒罢了，怎么还有这许多看笑话的！”

“也不能强求别人。”春茶藤倒是看得开，“隔壁何婶子特意跑来送信，就是帮了我们的大忙。咱们这片住的全是普通兵丁，贫户居多，被人称为‘糠地’，那些人无权无势，生存不易，遇事当然要想着自保了。至于其他的，这世上气人有、笑人无的贱人多了去了，不理就是。”

“对，恨不得人家倒霉的人，全是贱人！”过儿骂道，随后又担忧起来，“那……小姐要去县衙干什么？”

“今天已经过了一堂，我要去主典大人那儿看看双方的供词。如果有可能，再见我爹和那个寡妇一面。打听到的消息固然重要，但什么也不如当事人的第一手口供更直接。”依《大唐律》，告诉者，也就是原告，在所告之事没有判决前，也要暂时收押，称为散禁，只是不戴刑具，监内条件也相对好些。

其实，她应该第一时间就自己去县衙打听的，到底因为现在的身份束缚了手脚，没敢行动。可现在事急从权，如果等到徐氏娘家来人，黄花菜都凉了。而她是嫌犯之女，本无资格查阅第一堂审的记录，所以才要行贿。其实祖父就在县衙做事，为人老实忠厚，就算不被人看重，薄面也是有几分，但祖父现在人不在，她不出点血，所求之事肯定会被推诿。

到了县衙门口，幸好小九哥机灵，说自个儿是主典的亲戚，好话说尽，又塞了银子，三人才得进去。主典并不是官，而是吏，但所有案件的文案工作都是由他处理的，县官不如现管，二两银子高于他的月俸，只求他行个方便，肯定能成。

虽然衙门给百姓的感觉十分高压，但春茶藤一向胆大，所以还镇定自若。过儿就不同了，平时泼辣的小丫头，这时候连腿都软了，反观自家小姐的平静神色，顿时对小姐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很快到了县衙刑司的签押房，见正好只有主典一人，她连忙上前说明原委。那欧阳主典倒是个和气人，与春青阳也认得，只是人家毕竟是文吏，有点看不上卒吏，平素没什么交往罢了。而且，让人随便查阅案件记录是不允许的，他当下就躊躇道：“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你要相信县大人必定会秉公执法，明察秋毫，还你父清白。至于内衙文书，是不能外阅的。”

“民女不是不信任官大人，只是祖父不在，父亲冤枉，民女心急如焚，惶惶不

安，只想弄个明白，心里好有个数，还请大人垂怜。”春茶蘼说着便跪了下去。

让她装可怜，扮同情都没问题，只要能达到目的，她不介意演戏。说话的同时，她已经膝行两步，快手快脚把银子塞到了欧阳主典的袖袋中。

欧阳主典坐在椅上，从他的角度只看到幞头下的白皙额头以及浓睫下忽扇的阴影，还有红唇微微颤抖，似是要哭出来了，真是柔弱可怜，手里的银子就有点发烫。又想到她年纪这么小，却不得不抛头露面，心也跟着软了。

他想了想，起身从书架上取出一份文书，丢在案上，义正词严地说：“无论如何，于法度有碍的事，本主典是不做的。”然后又轻轻拍了拍那份文书，叹了口气，“你乃我同僚之孙女，也算是我的晚辈，大老远来了一趟，喝口茶再回吧。我去煮水沏茶，一炷香时间就回。”

这是相当明显的暗示！

春茶蘼当然懂得，所以当欧阳主典一离开屋子，她立即蹦起来，快速翻看文书。刚才逼出的眼泪让视线有些模糊，当即又不在意地抹了一把，连帕子也没用，直接上袖子了，惊得过儿和小九哥目瞪口呆。

“别闲着，快帮我记点关键词。”春茶蘼一指桌上的笔墨纸砚，“小九哥可会写字？”

小九哥点了点头，过儿不用吩咐，麻利地铺纸研墨。

时间紧，任务重，但春茶蘼知道，这已经是欧阳主典能给的最大权限了。家属或者百姓看审是可以的——非重大案件，并不密审——但一旦形成文书，非有功名且担任状师者不能阅看。

大唐律法虽然不够健全，但也有相应的诉讼程序，听告、立案、抓捕、堂审的事项等等规定。正因为知道这些，她才没有立即往县衙赶。可县令张宏图却违反了这些程序，连差票都没往家里送，春大山入狱还是邻居通知春家的，这明显是失职。可是法归法，下头操作起来是否严格遵守，就没有那么透明了。张宏图就是违反了诉讼程序，难道她还敢越级上告县官不成？官官相护，军籍又不能随意迁走，春家以后还混不混了？除非人命关天，否则她不会捅这个马蜂窝。在大唐当状师实在是太难了，没身份，没地位，被人误解，诸多掣肘，法治屈服于人治，动不动就给状师定罪，真的……很有风险啊，春茶蘼不由想道。

三人第一次合作，却分外默契，等欧阳主典晃回来的时候，春茶蘼已经把文书放回桌面，就像从没有动过一样。

她长得并不像美人老爹春大山，算不得顶顶漂亮，却继承了白氏的细白皮肤、讨喜的细眉弯眼，加上高挑玲珑的个头，虽然身量容貌才只初初长开，也是姿色上佳，给人人畜无害的印象。所以，当她狠掐了自己一把，之后眼泪汪汪地向欧阳主典问起状师的事时，欧阳主典毫不藏私地告诉她：“我在本县已经供职十年，大部

分官司都是双方自辩，偶有事关大户的案子，有些富家翁不愿意自己上堂，觉得丢了面子，倒是有一位状师相帮。”

“不知是哪一位，恳请主典大人告知。”春茶蘼连忙问。

“你往镇东头去，一问孙秀才，人人皆知。他平时就帮人写诉状，倒是刀笔锋利，只是他的要价可不低呀。”

听起来像是个只为富人谋利的黑心肠讼棍啊，春茶蘼想。但是，管他呢，只要他在公堂上有真本事，顺利还春大山清白，她才不管那状师是不是卑鄙无耻的小人。

对欧阳主典郑重道谢后，春茶蘼并没有直接去找孙秀才，而是去了县衙大牢。

狱卒们薪俸低，又长年工作在大牢这种阴暗的地方，如果没有外快赚，根本无法养活一家老小。就连祖父那一个月一两的工钱，里面也是包括了非正常收入的。至于祖父辛苦押送犯人到流刑之地去，一是因为别人怕累，纷纷推托，二也是为了多拿点差旅费。所以常人觉得狱卒们狼心狗肺，其实这和他们的工作环境与性质有相当大的关系。像洪洞县的崇公道，范阳县的春青阳，算是少见的善心人了，算得上出淤泥而不染的类型。

当然，贿赂也要讲究技巧。太抠门了，人家犯不着为点小钱冒风险；太大了呢，对方反而不敢收。只有求帮小忙，给的银子既不能少，又不扎眼，大家没风险，数目差不多相当于受贿者一个月的薪俸就刚刚好。所以，春茶蘼孝敬了牢头一两，又拿出一两说是请人家帮助照看春大山，其实也就是让其他几名狱卒分的。一共扔出了二两，这才顺利地见到了美人老爹。

春大山在堂审时挨了十杖，打的是背部，不过他是同行家属，还是武官，哪怕是低级到几乎没品的呢，也不算平民。所以差役们做事留一线，日后好见面，下手并不重。但他因为神情沮丧，就显得有点蔫蔫的。春茶蘼一见，登时眼泪就下来了。

“茶蘼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春大山愣住，随后急道，“快回去，这地方污秽，哪是你一个姑娘家该来的。”

“这世上没有污秽地方，只有污秽的人。”春茶蘼哽咽着，咬牙切齿道。

春大山误会了，以为女儿恨自己不争，连忙解释道：“茶蘼，女儿，爹没有！爹没有干坏事！”

“我信爹。”春茶蘼摆摆手，心知牢头给的探视时间有限，这会儿不是诉衷情的时候，“但是爹你告诉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是谁害你的？”

“你问这个干什么？爹没做过的，抵死也不会招。他们没有口供，就定不了我的罪。”春大山从牢门的栅栏中伸出手，温柔地抚摸了一下春茶蘼的头发，“你先回去，明天是到营里应卯的日子，我不去，军里自然会着人来问。”